

> 闲话

过了一个做减法的年

□ 徐连琴

今年过年,过法和往年不一样。

昨天,我把冰箱里仅剩下的一点菜全倒了。今天一早,去菜场买了新鲜的回来烧。这在往年是不敢想的——往年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吃到元宵节也吃不完,扔了可惜,吃着又不新鲜。

今年过年我买的菜,和平常一样多,没有囤货。零食也是,只挑了几样真正爱吃的。水果不再一箱箱往家搬了,没有像往年那样烂在角落里。

母亲年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张罗,买了很多肉做成货,够吃到端午了。她照例叮嘱我也要置办,我嘴上应着,却一件没做。

这个“不一样”,让我很满意。

往年过年的时候,我还在为群发拜年信息发愁。总想着要用心编辑每条祝福,仿佛这样才能维系感情。今年才明白——过年大家都在忙,这种用心,对别人或许是打扰。真正的感情,是互不打扰,却在心底记挂。

少了这个负担,过年反而自在了。

除了去亲戚家拜年,我今年没参加任何聚会。往年那些推杯换盏的热闹,今年换成了几本书。安静地读,慢慢地想。比起聚会的喧嚣,这种充实来得更实在。

今年过年我也没添新衣。往年总觉得过年得买点什么,今年决定只穿让自己舒服的。不为“过年必须”而买,只为“真正需要”才买。这种改变,让我觉得很自在。

从小到大,总听人说:过年就得吃好穿好囤年货。今年当我选择不一样后,节日的喧嚣仿佛与我无关了。但我并不觉得这是颓废——它只是从被动追逐,转向了主动选择。

我安静地在家看书,与楼下的热闹形成了对比,“独处一隅,我与众人格格不入”。

今年,我从不停地买东西,转向了不断写东西。消费的快乐是短暂的,但创造的满足是缓慢而真实的。在读写的时刻,我不再是生活的消费者,而是生活的创造者。虽然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活着,可以这么踏实。

在这个物质过剩的世界里,我喜欢自己的这种不一样。

或许,真正的丰盈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今年这个年,过得不一样,却让我更笃定、更踏实。春天已经来了,我也准备好了,继续轻装上路。

> 书评

月亮寨的三个月亮

——论南风子红色儿童小说《梦鹤彩虹桥》

□ 陈薛钰 付冬生

红色儿童小说的创作,关键之一是将宏大的历史或时代命题,转化为契合儿童心灵的美学表达。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南风子,在其“红色少年诗意传奇”系列长篇儿童小说的创作中,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以儿童纯真视角统摄全文,将革命精神或时代奋斗的传承,巧妙地编织进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物与孩童细腻的心灵成长故事之中。

其新作《梦鹤彩虹桥》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南风子将叙事背景从烽火岁月移至乡村振兴的当下,却依然延续了其标志性的诗性内核。在重庆酉阳的月亮寨,南风子通过孩童梦鹤的眼睛,再次映照出“童真”“振兴”与“心灵”三重皎洁的月色,以此完成对红色基因在新时代传承的创新性书写。

第一个月亮是童真之月,是自然与纯真的守护。

童真之月,象征着孩童对世界未加雕饰的纯粹感知与热爱。在小说中,这份童真并非简单的天真烂漫,而是成为一种守护自然本底、连接乡土情感的原初力量。

主人公梦鹤和他的伙伴林雀,用“声音储蓄罐”收集山风、瀑布水声与鸟鸣,在自然中忘却烦恼。在梦鹤充满拟人化想象的眼中,房子的窗子是“鼻子”,山间的泉眼也就成了“鼻孔泉”,泉水的咕噜声便是大山的呼吸。这种想象超越了功利认知,源于直接的生命体验。他不懂“禁渔”背后的环保经济学,却从自身“双休”的经验出发,认为“镜湖也该这样”,将休憩的规则赋予自然,视其为平等的朋友。这种童真逻辑,恰恰暗合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那层最本质的、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为乡村振兴画出了一条不应逾越的情感与生态底线。

第二个月亮是振兴之月,是乡土与现代的交响。

小说的叙事扎根于“致酉合作”的深厚土壤,却避开了宏大的颂歌,转而描绘出一幅幅具体而微的振兴图景,其中跃动着无数执着的身影。

月亮寨的蜕变,是麻旺鸭、酉州乌羊成为国家级资源,是古老的金丝楠木粮仓变身数字直播间,让本地特产飞向远方。这不仅是产业的突围,更是文化的唤醒:农具“柚子龟”蜕变为工艺品,地方舞“鸭子龙”舞出了新天地。推动这些变化的,是如柳子风这样的人物。他受惠于前辈的资助得以成才,最终选择如“归鸟”般回到山林,成为一名支教老师。他建起书屋,用“彩虹笔记本”收集孩子们

的梦想,并耐心地助其生根发芽。他践行着“种兰”的信念——并非采撷,而是在所到之处播种芬芳。正是这代代相传的“种兰者”,以其扎根乡土的滚烫热忱,让振兴之月的光辉,实实在在地照亮了村寨的夜空。

第三个月亮是心灵之月,是疗愈与成长的光芒。

乡村振兴,终极目标是人的振兴。小说深刻描绘了在物质与文化发展进程中,个体与社区精神世界的修复与丰盈,其中以梦鹤的成长最为动人。

母亲的离去曾让梦鹤内心陷入“怪森林”,他将情感创伤分裂为五个与母亲有关的“怪男孩”。乡村振兴的实践,却意外成为疗愈的契机。在亲手制作玫瑰花酱、推磨做米豆腐的劳作中,自然的馈赠与祖辈劳作的记忆交织,让他模糊感知到生活的延续与踏实。奶奶无言的守护、朋友林雀的陪伴,尤其是柳子风老师“同行者”般的理解——他能读懂梦鹤那些看似荒诞的比喻和选择背后的情感逻辑——这些温暖的光束逐渐照进“怪森林”。当梦鹤带着自制的玫瑰花酱走入内心世界,花香仿佛携带着具体的爱与幸福,驱散了阴霾。最终,他找回了“彩色的梦与发光的快乐”,即“第六个自己”——那个整合了伤痛、记忆与当下希望的真实自我。

梦鹤的疗愈历程,也与社区精神面貌的提升同步。村民从只重实利,到开始欣赏兰花的雅致;毛孩子变得爱干净;“致公月亮寨书屋”成为精神驿站。个人心灵的圆月与社区文化的明月一同升起。

通过《梦鹤彩虹桥》,南风子为其“红色少年诗意传奇”的创作谱系注入了鲜明的当代性。他的创新在于,成功构建了一种“诗意的现实主义”风格,将乡村振兴这样的时代命题,溶解于武陵山区浓郁的山水灵气与孩童充满比喻和幻想的心理现实之中。这何尝不是以内化和细腻的笔触,探讨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如何让一种致力于奉献与建设的“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南风子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历史中的黑阳雀还是当下的梦鹤,其最终成长都不是变成符号化的英雄形象,而是首先成为一个心智完整、情感丰盈的“诗意少年”。这正是南风子对红色儿童小说创作范式的宝贵拓展:真正的传承,并非简单复述事迹,而是守护那颗能与自然、与他人、与更宏大事业建立美好联系的赤子之心。

> 万物

那一枚枫叶

□ 吴硕豪

在这个深秋里,枫叶又红了。

枫叶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形状,还在于它的姿态、它的红艳。

曾经,在我的故乡是没有枫树的。当我在唐诗里读到杜牧笔下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时,我对秋天的枫叶产生了美妙的遐想。到底是多壮观的景致能让诗人停下来细细地欣赏呢?那红于二月花的枫叶会不会像春天里满坡满岗的红杜鹃呢?后来,我又在一首歌曲里听到“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山峡……”这样的歌词,我就更加向往在哪个秋天能看到这诗和歌词里的景色。但是,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见到过枫叶。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除了过年时年画、挂历上可以欣赏到一些美丽的图画,就没有什么条件可以看到画了。不像现在,只要在网络上搜一搜,什么类型的画都有。

我第一次看到枫叶,是1990年的深秋。

那一年,我在济南上学。那儿的气候四季分明,酷热难耐的夏天一过,几阵秋风一扫,浓烈的秋天就来了。没几天工夫,夏天里浓郁的绿就变成了金黄,甚至枯黄。

或许因为我离家太远又太久的缘故,看着天空中南飞的大雁,看着秋风里摇曳的树叶,一股思乡的愁绪在心里蔓延、漾开。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做什么都没劲儿和兴趣。我非常想念四季如春、繁花似锦的故乡,想念被病痛折磨但仍十分坚强而又慈祥的母亲,想念父亲下班回来时那熟悉的脚步声,想念冬夜里我们围着火炉听爷爷讲故事的时光,想念姐姐和弟弟妹妹们在一起时的欢声笑语……

有一个周末,朋友说带我去一个地方散散心。我一点儿也不想去,我知道,我的愁绪是很难消除的。但他还是说:“走吧,那里你一定会喜欢的。”我说:“未必!”“不去你怎么会知道呢?出去总比待在学校里强啊!”于是,我们出发了。

到了解放阁,我们下了车。

啊!眼前的一片红艳让我惊呆了。我问他那是什么树,怎么叶子那么红?他告诉我是枫树。哦,枫树!我从小就心心念念想看的枫树!我兴奋地向枫树林跑去。

阳光下,枫叶红得似火,特别是逆光下,枫叶红得更加通透。起初,我被满眼的红艳惊呆了,痴痴地站在那里,然后我们开心地在林间徜徉。累了,就靠着枫树休息,眯着眼睛看蓝天下枫叶的摇曳,静候一片片枫叶无声地,轻轻飘飘地踮跹着落下来。

我捡起一枚枫叶端详,那枫叶形如手掌,筋脉细密,叶面光滑油亮,像打了一层蜡,很有质感。秋日里梧桐树叶的枯黄,与其相比,就逊色多了。

朋友见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就拽着我去捡枫叶。我们在林间仔细找,捡到了一些十分漂亮的枫叶。后来,他捡到一枚特别精致的枫叶送给我,我把它放在洁白的小手帕里,生怕把它弄坏了。回来后,我把这枚枫叶放进词典里做书签。其他的枫叶,我寄回去给故乡的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们了,让它们捎去我深深的思念之情。

随后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去那片枫林转转,直到枫叶落尽,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离开济南后的很多年里,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壮观的枫林了。每到深秋,总是情不自禁地思念那一个个赏秋捡枫叶的日子。人啊,总是那么奇怪,离开那个地方以后,总是会想念那个地方。

记得我刚到昆明工作的那个春天,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到植物园去赏春,我才知道那里有一大片枫树林。有的枫树看上去很有些年代了。尤其是枫香大道的两旁,一棵棵枫树粗壮,枝干旁逸斜出,把枫香大道衬得十分幽静美丽。还是春天,可我就期盼秋日早早地到来,我们可以好好地到这里赏秋了。

于是,那年秋天,我们再次去植物园游玩。我们来到枫树园,只见很多枫叶红了,还有一些是半黄半红的。地上,已经堆起一层厚厚的落叶。我们带着孩子捡最美的枫叶回来做书签。孩子说:“妈妈,词典里的枫叶太旧了,我们把它扔了,用新的吧!”爱人连忙说:“那可不行,那是你妈妈和我的宝贝!”“你们的宝贝不是我吗?怎么它也是你们的宝贝?”孩子不解地发问。我们相视一笑。我说:“它是我们的大宝贝,你是我们的小宝贝!”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调动了几次工作,搬了几回家,但那一枚红叶依然静静地躺在我的词典里。不,它将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里。